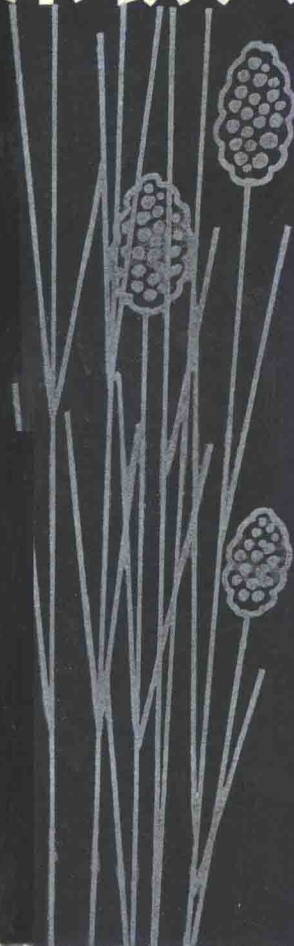


高粱红了

· 第三部 ·

紧锁关山

肖 玉



紧锁关山

肖玉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花城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1/4 插页：2

字数：314,000 印数：1—94,0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639 定价：1.3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长篇小说《高粱红了》的第三部，
《乌云密布》和《战鼓催春》的续篇。

这部作品以一九四八年十月塔山阻击战为内容，展示了当时我军与蒋军在东北乃至全国的战局。虽然作品所反映的时间比较短，但塑造了众多的人物，描绘了多方面的生活侧面：我军的日常训练，炮火连天的战场，敌我双方各种形式的斗争，我军民的鱼水关系，还有爱情的纠葛等等。由此而绘制成的生活画卷，有情有景，形象鲜明。

战争本身是残酷的，但本书却充满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高尚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目 录

第一章	戏中戏	1
第二章	破鬼谜	32
第三章	不失战机	60
第四章	土里生根	96
第五章	急急风	137
第六章	战犹酣	181
第七章	偷梁换柱	221
第八章	“特殊材料”	262
第九章	紧锣密鼓	294
第十章	将计就计	335
第十一章	凛然正气	374
第十二章	凯歌高奏	405
尾 声	春暖花开	434
后 记		436

第一章 戏中戏

(一)

“秋老虎”热得人胸间发闷，再加各种知了拉大嗓门地叫唤，更使人耳躁心烦。

这是一九四八年初秋的一个傍晚，辽中平原上密不透风的大片高粱，被太阳晒过一天，正拚命地向外散发着热气。有些夏天并没出痱子的人，这时倒在脖子上、背上长出一片片痱子来了，咱们的赵胜儿，不光痱子长得特别多，而且还满嘴火泡儿，直痒得他揪心。

赵胜儿这一年变化更大。个头窜到一米八二，乍眼一看象个运动员似的；在冬季攻势解放鞍山的时候，他又立了特功，现在被提升为四连的副连长。因此，大家不知不觉地把他那“赵胜儿”的“儿”字去掉，在当中添了一个“大”字，喊他是“赵大胜”了！人家喊，他答应；久而久之，他在登记表上也这样填写，组织上自然默认，刚入伍的新兵，压根就不知道他的原名还带有一个“儿”字呢！

“赵大胜！”

“到！”

正在村头沙河套那小杨树林里进行攻坚演习的赵大胜，忽听

有人喊他，忙应了一声，然后用手背把脖子上的热汗一擦，向来人迎去。

来人是教导员林玉生。

林玉生比一年前瘦多了，脸相大大超过年龄，才刚满二十二，别人却常往三十岁上猜摸。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了的旧军装，绑腿打得笔直，走路的姿势也使人觉得精干和稳重。他走到赵大胜面前，老大哥似的指着他的脖子说道：“瞧你那痱子，快要变成连水疮了！”

赵大胜说：“不出点痱子，也显不出它是大热天呀！”

“哈哈！”林玉生轻声笑道：“你那痱子，可不全是天热的原因吧！”

“这……”

赵大胜“这”了一声，脸一红，把话噎住了。是的，大胜这身痱子和满嘴火泡儿，除了“天热”、训练紧的外因，还有他心里“火烧火燎”的内因。他心里这把火，是由两层原因架弄起来的。头一层，是他被任命为副连长，已觉担子沉重。偏偏老连长刘福又奉命到纵队教导队学习，这连长的担子也扎扎实实地压到了他的肩膀。第二层，一训练就是几个月，光天天喊着“练好兵，打长春”，可是总象大旱望雨似的盼不到打仗的命令。特别是每当见到华东、中原、西北野战军的胜利捷报之后，他那急于打仗的火势，就越发燃得凶猛。在他看来，眼下的国民党，在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那么三砣砣，只要咱兵马一动，就能把他们全部“包圆儿”，整个的东北，也就全部解放了！每当想起东北全境解放，他心里就升起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儿：中长铁路全线通车，鞍山炼钢厂烟筒冒烟儿，抚顺煤矿冒黑金，辽河平原翻绿浪，工人开动机器，农民生产粮食，不论是森林煤矿还是大

豆高粱，一概都名副其实地放出耀眼的光彩来了！那时，咱东北的百万大军跨过万里长城，往关内一开，打下北平，渡过长江，进到南京，活捉老蒋……总而言之，凭着他稚气的想象，要多么美就多么美。还有，他一直为团长李文勇和教导员林玉生分担一分忧愁，那就是洁贞的命运和下落。啊，洁贞啊，洁贞，你现在在哪儿？又是怎样的处境？每想到此，他求战心就更切。若早早把长春和沈阳打下来，洁贞岂不就可以获得解放，早一天和亲人见面了么！可是，事实却是五个月按兵不动！“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把嗓子都喊破了，他所在的部队却还是驻扎在辽中平原！急呵，急呵！这个急字在心里烧起了大火。就因为这股急火，又使嘴巴失了禁，说出了一些牢骚话，被政治处的保卫股长抓住上了纲，惹起了老大的麻烦。这些火窝在心里，就成了他起痱子的内因了！所以刚才林玉生说“你那痱子可不全是天热的原因吧”，他马上感到有些内疚地红了脸！

林玉生理解赵大胜的心情，格外风趣和轻松地说道：“我这个人哪，还专好给你这痱子大王添麻烦。你马上收操，带着全连，到村东头家庙前的广场上搭戏台。”

“搭戏台！”赵大胜听说搭戏台，来了精神，忙问：“哪来的剧团？”

林玉生说：“军区，听说军区这个文工团，是从延安来的呢！”

(二)

文工团要来演戏的消息，“老天爷”似乎也挺高兴。正当赵大胜忍着那身痱子的刺痒，率领战士把土戏台快搭完的时候，突然吹起了凉飕飕的秋风。这对赵大胜他们是多么大的“关怀”和

“奖励”啊！

戏台搭毕，赵大胜浑身的汗水也被凉风吹干了。但长过痱子的人都知道，痱子被凉风一吹，那股刺痒劲更不好受。好在赵大胜看戏心切，竟把它置之度外，下令收工，回营吃饭，以便不耽误看戏。

赵大胜急忙吃过晚饭，又急忙率队奔回到看戏的广场。

也许是优待参加搭戏台的四连，作战股长划分位置时，把第二营划在舞台正前方的当中。四连又比较靠前，这对看戏来说真是美上加美了！

风越刮越硬。舞台上挂起的幕布，被风吹得象鼓满风的帆似的，不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十几盏汽灯，也被风吹得荡着秋千，多亏都挡上了防风罩，才不致被风吹灭。

战争年月，能看上大文工团一次演出，简直赛过盛大的节日。再加演出的节目又是歌剧《白毛女》，战士们的情绪更是十分热烈。

大幕一拉，悠扬的音乐，伴随着喜儿那“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歌声，马上把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军民紧紧吸引住，连顽皮的孩子也瞪着大眼，忘记调皮和吵闹了！

本来就是风鼓幕布，再加舞台工作人员把剪碎的纸屑从幕布间撒出，真是“千里风雪一片白”了！杨白劳躲债回家，用卖豆腐剩下的几个钱称了二斤面，同相依为命的喜儿“欢欢喜喜过个年”，又是扎红头绳，又是贴门神，演员演得情真意切，看戏人如同身临其境。赵大胜更忘了自己是在看戏，喜怒哀乐，竟完全与剧中人融化在一起了！

剧情在发展，人心在激荡。

穆仁智逼债，杨白劳喝了卤水，倒毙在风雪地里，喜儿扑在

尸身上痛心嚎哭的时候，赵大胜的心已经碎了，他情不自禁的把眼前情景同吕大善人把他妹妹活活摔死的情景连在一起，上牙咬着下唇，攥拳的手心都渗出了汗水……就在这时，穆仁智却带着家丁来抢占喜儿，赵大胜再也忍不住了，从地上拣起一块石子，瞄准穆仁智，嗖地扔了过去！

石子，不偏不倚地击中穆仁智的右臂。台下马上爆发出“打倒地主，为喜儿报仇”的吼声，而且战士们象受到赵大胜的传染似的，一块块石子，嗖嗖地往台上飞！戏！演不下去了！

李文勇急忙站了起来，回身亮起双手，对大家喊道：

“同志们！这是演戏！”

大幕终于落了下来。

“打倒蒋介石！”

“打倒恶霸地主！”

“打倒黄世仁！”

“为喜儿报仇！”

“为穷人打天下！”

台下的观众高举着的拳头此起彼落，雷鸣般的呼喊声，震响着寂静的原野！

团政委高望林起身到了后台，直奔被石子打中了臂膀的、扮演穆仁智的演员，关切地问道：“伤着没有？”

这种场面，对于演出团体来说倒不是新鲜事。他们演出这个剧目，几乎没有一场不激起观众对地主恶霸的强烈仇恨，没有一场不听到这种愤怒的吼声。但飞起石子打剧中的穆仁智，却还是头一回。尽管如此，大伙还是感到欣慰，这说明演出收到了鼓舞士气、仇恨敌人的效果，显示了革命文艺所发挥出来的，非常强烈的政治功能。因此，扮演穆仁智的演员抢先回答道：

“这一下，打得确实不轻。不过，我心里挺痛快。因为大家真的把我当成了黄世仁的管家，这是对我表演技能的最高奖赏！”

高望林被这位演员的话所感动。是啊，我们这些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们，虽没枪上刺刀的在战场上与敌人拚杀，却是忠于自己的岗位，利用文艺武器，勤勤恳恳地为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贡献着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真正的艺术，是会爆发出精神火花来的。但，他作为团政治委员，对于演员被战士的石子打中，依然感到内疚。他说：“演戏毕竟是演戏嘛！”

那演员却说：“战士练兵要带着敌情：我们演戏，更要百分之百的逼真！”

没等高望林再说，旁边另一位演员却插话对扮演穆仁智的演员说道：“别王二卖瓜自卖自夸了！你挨这一石头，难道是因为你演得成功吗？不，那是因为喜儿……”

一提喜儿，高望林才用目光去搜寻。呀，扮演喜儿的演员，坐在化装桌一旁，依然是抽搐着肩膀，伤心得泪流满面呢！啊，她……

文工团的负责同志说：“她是今天晚上临时换上的演员！”

“哦？”

“原来的演员病了！所以才叫她上了台。真没想到，她演得竟如此成功。”

“是的，”高望林说，“她演得的确不错。情真意切，格外动人。她往杨白劳身上那么一扑，我的心也差点儿碎了！”

文工团的负责同志说：“也许，是亲身经历使她加深了对角色的体会。”

“哦？她是怎样的经历？”

“自小就失去了父母，尔后……”

正在此时，台下秩序恢复，舞台监督已催促演员回到原位，

继续往下演戏了。高望林望着“喜儿”往前台走去，很遗憾刚才未能安慰她几句。及至听完文工团负责同志说完她曲折、苦难的经历，特别是听说她在夏家堡子西面的虎口谷被敌人俘虏过，心里更是一震，不自禁地冒出一声：“啊！？她叫什么名字？”

“李秋英！”文工团负责同志回答。

“李、秋、英！”高望林一字一字的低声重述，脑袋轻轻晃了晃：“不对呀？”

“怎么？”

“她，应该叫洁贞。”

这一来文工团那负责同志也有点纳闷了。因为这李秋英到文工团之后，登记表上就这么填写，压根儿就没听谁提起过洁贞二字。但他却听她说过，她的爸爸是在“松山部队”当团长。她光知部队代号，而代号又是经常更换的，再加战争频繁，驻地今日东，明日西，互相间几乎失去通信联系，不知真实番号，还挺难查询。如今，他见高望林的神态，竟禁不住反问道：“这松山部队，你知不知是哪个团的代号？”

“松山？”高望林立时又问：“什么时候？”

“就是她被俘那阵。”

“那，就是我们这个团。”

文工团那负责同志一喜：“这么说你们的团长是叫李文勇了！”

“不错！”

“这么说，她真是洁贞！”

(三)

不错，她的确就是朱洁贞。李秋英，又恰恰是朱洁贞的本来名姓。

现在，她又在舞台上，跪倒在杨白劳的尸体旁边，凄惨地唱着“爹爹，爹爹，为什么呀？……”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被汽灯光映得一闪一闪。她似乎忘了是在演戏，而是自己那切身经历，活生生地重现在她的面前……

她只有两三岁的时候，妈妈就被恶霸地主迫害自尽，现在躺在她面前的似乎是她那死去的妈妈哟！

随着剧情的发展，她自己苦难的经历，流水似的一一涌到胸间：那大春，似乎就是狗剩儿——林玉生；那大婶，简直就是抚养她的老奶奶；黄世仁就是金八烧和金八烧的两个狗崽子金吉忠和金吉恕；穆仁智，就是把她拐卖到威海，而后又被卖到安东的地痞流氓（老奶奶的侄子）！当她被穆仁智强逼着见黄世仁的母亲时，她想起了在安东初见那商店老板的情景；当黄世仁要对喜儿进行污辱的时候，她想起了那老板少爷的无耻嘴脸；当她逃出虎口时，她简直就象自己逃出那老板的家时的既恐怖又兴奋的紧张心情；当她在荒野挣扎时，又忆起了自己陷进山路雪坑里的情景……啊，那赵大叔，不就是朱老海吗？总而言之，她把自己的身世，完全融化到喜儿的命运当中了！

戏，是根据现实生活写出来的；现实生活，又使演员们对戏里的人物加以丰富和补充。洁贞演到喜儿孤独野居在荒山石洞和到奶奶庙偷供的时候，更把自己在虎口谷被俘后的遭遇，一古脑儿地齐集胸中：

那是太阳偏西的时候了，她和齐忠平虽然走得口干舌燥，但为了早早见到爸爸和自幼相爱的林玉生，依然浑身是劲。她和齐忠平冒着白毛大汗，刚走到透着凉风的虎口谷，却被埋伏在那里的便衣特务捉住了……啊！人生的道路，怎么就这么多坑坑洼洼？洁贞的命运，为什么竟如此灾难重重？

她记得清清楚楚，匪徒们把她和齐忠平绑架到山下公路的时候，马上又被推上一辆美式中卡，司机把油门一踩，车轮便在失修的山石公路上颠簸着转动起来。……坐在洁贞对面的，是一个镶着金牙，眈眈着眼的家伙。别的匪徒都在高谈阔论，又是什么“陈诚这一来，局势必然扭转啊！”“陈诚腰杆粗，老蒋会对东北增援啊！”“陈诚的方针是确保辽沈，积蓄力量，然后一年剿灭东北共军啊！”等等等等，基本上是一边倒。偶尔也有人吹一点冷风，说几句泄气话。然尔大金牙却象什么也没听到似的，只是把眼睛不断地斜视着洁贞。洁贞既把匪徒们的话听在耳里，也十分警惕地估量着大金牙的神情。齐忠平心情比洁贞复杂一些，因为他还为了洁贞的命运揪心。他在草河口战斗中，就和林玉生结下了生死友谊，而今，一心爱着林玉生的洁贞，自己不仅没能保护她顺利到达夏家堡子，让亲人久别重逢，反而落入虎口，安危难卜！他心里绞着劲儿痛。自从上了这囚车，他就挖尽心思搜寻逃脱的方法和机会。他从那些匪徒的议论中，听出了袭击抓捕他的目的，是想从他嘴里掏出“口供”，给刚刚走马上任的陈诚提供“情报”；至于洁贞，只不过是因与他同行而一起被捕就是了！但他也十分明白，一个年轻的大姑娘，落到这帮匪徒手里，决不会有好下场。瞧，坐在洁贞对面那个大金牙，不声不响直转悠那眈眈着的眼珠子，十有八九是琢磨着往洁贞身上泼坏水儿……

那大金牙是便衣队的队长，看面相，也就是三十岁上下。此人姓金，外号“人精”。他对下面弟兄所作所为，只要不犯到上峰追究，总是睁只眼闭只眼，视而不见；对待同事之间处处心中有数，甚至还可以解囊相助，仗义执言；在上峰面前，更是耳聪目明，应酬周全，只要瞧上个眼色，就能心领神会，让对方心足

意满。正是这样，下面的弟兄捧他，同事们敬他，上峰器重他。他就利用这“捧”、“敬”、“器重”筑起一个无形的“保护洞”，哑默悄声地在这“洞”内干着他那些歪七杂八的、见不得人的勾当。现在，他凭着那灵敏的嗅觉，已感到老蒋在东北的寿命不长了，因此早已和他的“妹夫”、驻防在锦西地区、担任军长的曹维酬搭上了线，设法去到他跟前当副官。一旦时局告急，往关里撤退也近便。曹维酬传来信息，说已同有关当局透话，不日可望实现。得信后，他心里乐得流油，外表却不露半点声色。他的守则是两条：第一，越在这种时刻，越要在原来的上司面前露出两手，叫他知道知道金某人的份量；第二还要抓紧机会填填腰包，到达新地方，有了钱才好广交新“朋友”。

夜幕降临，中卡车业已行驶到距离抚顺不远的地方。刚刚拐过一个山脚，便见山腰里亮着几点灯光。靠公路不远处有一座用树枝夹成院墙的人家，屋里还隐约传出推牌九赌钱的喊声。大金牙一面对司机挥手停车，一面向大伙招呼道：“快到了，大伙歇歇脚，想解手的，赶快下车解手。”众匪徒一听，马上亮胳膊蹬腿儿，掀起屁股就从车上往下跳……

大金牙示意一个匪徒看住齐忠平，自己也下了车，直奔那有灯光和喊声的房院儿。眨眼的功夫，转回车后屁股，对朱洁贞喊了一声：“下来！”朱洁贞被迫从命。下车后，大金牙便指着那院落，悄声对她说：“看着你女孩儿家的面子，逃命去吧！”

朱洁贞一愣，辨不出是真是假。大金牙却拽起她的胳膊，边走边说：“那屋门口，有人等着你。我没有工夫对你细说。”走了几步工夫，果然有个中年汉子迎来。大金牙把朱洁贞往他眼前一推，便转身回到车上……等匪徒们都上了车，司机重新踩着油门的时候，大金牙却对匪徒们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回到上司那里，只说抓了剩下的这一个。明白不？”……

这些，都是洁贞的切身经历。她就把自己的切身经历，一古脑儿地注入到她所扮演的喜儿身上了！

台上，剧情急剧地发展；台下，观众被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牵动。现在，已经演到大春随八路军回到村中，立志搞清“白毛仙姑”的秘密，跟着喜儿的踪迹，追到山洞里的时候了！观众的心蹦蹦跳，大家都恨不得喜儿马上与大春相认，脱离苦海，走向幸福的新生。然而，喜儿躲在石洞里，瞪着愤怒的大眼，射出仇视的凶光。她没想到会是大春回来。大春虽然解释，她却不肯轻易相信。这时，台下的赵大胜急得捏着拳头，掀动着屁股，差点儿要冲口喊出：“哎呀！你怎么不……”可就在这时，台上的大春向喜儿面前迈动一步，喜儿却突然弯身从地下拣起一块石头（是布景的道具），朝着大春，高高举起！大春愣住了！

台下的赵大胜用手拍着大腿，瞪着大眼，倒吸一口冷气……

乐队的音乐中断了！

在侧幕条后的导演吃惊了！

文工团的负责同志也纳起闷儿来了！

因为无论剧本本身，还是导演处理，统统没有这么个动作。这个刚刚第一次出台扮演喜儿的洁贞，却突然加上了这么“一招儿”，自然使台前台后的人都瞠目结舌了。

然而，洁贞却丝毫没有感觉导演、乐队和台下观众的存在，她已把自己完全置于角色的感情当中。不，确切点说，完全是她自己内心感情的强烈迸发。因为那天夜晚，大金牙把她交给独立院屋那中年汉子之后的情景，又在她的眼前冒起了火花儿！

原来，那个中年汉子，是早就同大金牙伙同在一起儿的地痞流氓。大金牙这个人精，在中卡车上反复琢磨的诡计，就是要把

洁贞卖到沈阳的妓女院，捞上一笔钱，以便在投靠他那当军长的“妹夫”之前，把腰包塞满。故此，他才调着弯儿在那座院屋前停车休息，假装“菩萨”似的把洁贞交给了那中年汉子。

洁贞虽然一直保持着警惕，但对于大金牙这突然的一手，也给弄得懵懵懂懂、半信半疑。很快真相大白了，那中年汉子油腔滑调，耍弄她，调戏她，并明明白白地说出要送她去沈阳去当妓女。洁贞火起，打了那中年汉子一个耳光。到了这种时刻，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豁出命来闹上一场，死了也不让这些王八蛋安逸。这么一闹，那中年汉子倒傻楞了眼。他是不敢伤害洁贞的。因为她是大金牙托交给他的，如果伤害了她，卖不出“价格”，他又如何交差？无奈中只好暂时把她的手脚捆绑结实，锁到了下屋的里间，以便徐图良策，明天一早就送她去沈阳。

屋里墨黑墨黑，洁贞睁着眼也看不清里面是个什么情景。其实，不论是什么情景，与她都无关紧要了，反正是黑洞洞的万丈深渊呗！“骑着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想把我变成由你捏弄的玩物，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洁贞打定了主意，宁肯一头撞死，也不让那些王八蛋称心如意。

有了这种打算，心也就平稳了。死都不在眼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心一稳，头脑反倒清醒，心不由己地揣摩起逃脱险境的各种可能来了。啊，仅仅二十岁的洁贞，已经经历了多少死处逢生的险境啊！这么一想，她禁不住相信起命运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凭着过去几次化险为夷，谁知这一次就不能意外逃生呢！她正这么漫无边际的想着，突然听到房门外，的锁响。她警惕地向响声处了望，凭着已经适应了黑暗的眼力，尚可看清房门的轮廓。

门，轻轻地被推开。屋里又增加一丝光亮。

从微弱的亮光里，洁贞辨认出，进门的是一个五十左右年纪的女人。洁贞一声不吭地盯着她。只见她象燕子般地把身子闪了进来，然后又轻轻把门关紧。她走到洁贞身旁，压低嗓音说：“姑娘，快跟我走。”洁贞说不上是喜，是疑。她没吭声，只是凭着微弱得可怜的光亮，辨认出这女人的打扮，完全是个老妈子的模样。大襟儿上衣，裤腿下还扎着袜带儿，话音既温柔又慈祥。她是什么人？怎么到了这里？她同那中年汉子什么关系？从哪来的开锁钥匙？又为什么叫我跟她走，走到哪里去？一大串问号，挂在洁贞的脑子里，心又卜卜直跳，一时倒拿不定主意了。那女人一面替洁贞解开绳索，一面压低嗓门说：“一到五更，他们就要把你往大轱辘车上一扔，奔沈阳往窑子里送。我是这屋做饭的老妈子，正好又有这屋的钥匙，这才趁他们打盹儿的功夫，悄悄地来救你，快走吧姑娘！”洁贞问：“救了我，那你……”那女人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看够了他们的胡作非为，也早就不想留在此地了！走，我先带你到我娘家去。”那女人话语恳切，洁贞胸中升起一股热气。她猛地扑到那女人怀里，轻声叫了一句：“大婶！”

就这样，那大婶领着洁贞，悄步出了下房，贴着墙根儿，移身到夹院墙的木杖，挪出大门，然后就放开脚步，奔了后山沟，一口气越过山岭，逃出虎口了！

站在山岭，迎着凉风，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洁贞心里是多么感激这位搭救她的大婶啊！她十分恳切地说：大婶，只要出了牢笼，我这翅膀就知道该怎么飞了！你上了年岁的人，就回去吧！大婶却说：“你，一个姑娘家，深更半夜，人生地不熟，叫你一个人走，大婶怎么能放心呢！”洁贞说：“不怕，我走惯了夜路。”大婶说：“救人救个活，我既救了你，又怎肯半路上撒手呢！走